

葛晓音忆陈贻焮师

杨阿敏

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、生气勃勃，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

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，您自己的学习生活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？

葛晓音：读研究生期间的生活，我以前在《我的两个十五年》这篇文章里都讲过了。研究生三年在我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时期。首先我特别庆幸遇到了一个好导师陈贻焮先生，我和师姐张明非是他的第一届研究生，而且陈先生是带完一届再招下一届。所以这三年里他就专心指导我们，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。每两个星期要交一次读书报告，这要是放到现在，几乎没有学生能做到了。

我跟师姐都特别用功，早上六点钟就起床，吃完早饭，我们就跑到北大图书馆文科阅览室 223 的门口，一边背外语单词一边等着开门。进去以后选好各自的座位就开始看书。我喜欢坐在一排开架书旁边，上面是《全唐文》《全唐诗》，还有《二十四史》，站起来就能够到，张明非坐在最后一排。除了吃饭以外，一直到晚上图书馆闭馆才回宿舍。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。

星期六和星期天呢，就跟我爱人回父母家里吃顿饭，然后再一起回学校。他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，我们一般都在人大找一间空教室，各看各的书，一直看到晚上，我再自己回北大。三年的日常生活基本就这么过的，从来没有说出去玩什么的，就是拼命地想把丢失的时间补回来。

这三年里确实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，脑子里只有学问没有别的。我有一次骑自行车到学校商店去买东西，因为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出来以后自行车也忘骑了，就放在商店门口，过几天后发现自行车没有了，再回去找。几乎到了失魂落魄的程度。

到了寒暑假，就把平时有些创意的心得体会，再想办法提升、补充，写成论文，所以

近日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葛晓音受访，回忆成长与求学经历。研究生时期，葛晓音师从陈贻焮先生，亦与林庚先生交往颇多。《文汇报》择选这两段回忆，在此刊发。如陈先生所说，一代有一代的学风，这一代学生被倾注的培育或许再不能复制，但今天的学子还是可以“认真揣摩他们的路子”。

陈贻焮，字一新，1924 年出生，湖南新宁人。1946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先修班，次年入中文系，1953 年夏在北大中文系毕业，留系任助教，随林庚先生进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，从事教学和科研。参与集体编著《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》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《中国小说史》等，独自选注《王维诗选》和《孟浩然诗选》，并著有《唐诗论丛》《杜甫评传》《论诗杂著》等。

这三年里我写了大概七八篇论文吧，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已经发了好几篇了。在论文写作的训练方面，我也很感激陈先生。第一篇发表在《文学遗产》复刊号上的论文是他逐字逐句帮我修改的。他总说写文章的语言大体有三个境界：第一步做到表达清楚，第二步要求词汇丰富、漂亮，第三步要注意语言风格与评论对象相协调，要特别讲究措词的语感。不能为写文章而写文章，一定要真有所得才写。后来我自己写论文也好，看学生的论文也好，都非常重视文字表达，这都是得益于陈先生的教诲。

您曾说自己对诗歌艺术的领悟较钝，而古典文学研究者还需要将直观的感受上升到理性的认识，这更加不易。您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的？

葛晓音：在读书报告中经常要分析一些作品，陈先生就说，你这个固然分析得不错，但有的作品不像你分析得那么好，你不要把所有好的、坏的都说得那么好。艺术分析有两种：一种是欣赏佳作，要挑选真正能给人丰富的联想和美感

的作品；另一种是作品本身不一定好，但是能说明作家的创作倾向等其他问题。对诗歌可有三种态度：一是研究问题，二是欣赏，三是探索艺术上成功或失败的尝试。一定要避免为了讲一个作家好就硬凑的倾向。

陈先生很注重我们文学感悟力的培养，他经常对我们说，林先生的感悟力是最高的，他说好的东西一定是好的。这点陈先生非常佩服林先生。陈先生的训练方法，是让我去找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集子，看完以后选出我认为好的作品给他看。他就这样反复地让我选过几次，然后再谈他的看法。当然最主要还是大量的阅读，在这过程当中自然而然会领悟很多东西，鉴赏力就是这样慢慢提高的。

我其实是不大看前人的鉴赏文章的，偶尔看一些好的、名家的，比如说俞平伯和他父亲俞陛云的，一定要看那些悟性很高的才行。现在鉴赏文章很多，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吧，所以不能什么都看，要学会分辨。现当代大家的文章，我就看几家。更主要的还是自己从作品中领悟，这不是能一蹴而



晚年的陈贻焮



23 岁的陈贻焮

“看他好像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其实他心里有很多的块垒。可他始终能够让自己保持着对生活的诗意感受，感情非常饱满浓烈。”

就的。读多了你可以一看作品就知道是什么时代的，而且能很快把握作者的用心。鉴赏时我也努力避免用诗学批评中现成的词语来套，因为诗话里面的东西，水平也是高低不齐的，要自己会判断。

陈先生当时还要求我学创作，希望我会写一手好诗，填一手好词。他觉得写诗有隔不隔的问题，分析艺术也有隔不隔的问题，自己会一点旧诗词，解诗就减少一点隔膜感。不隔才能一针见血，击中要害，表达也是如此。我也不是说绝对不写，但除非特别重大的能触动我的事情，我可能会写几句抒发心情，即使写了也秘不示人。因为我总觉得好诗都被古人写尽了，现代人真的很难写过古人，而且现代的生活感情，好像也很难用那时候的词语来表达。但我每次和陈先生说这些想法的时候，他总是不高兴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古体诗词要学得像不是太难的，因为我们毕竟读了这么多的古诗，也掌握了古诗的基本写法和词语。但是要写得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我是一向觉得如果没有创造性的东西，我宁可

您是陈先生的开山大弟子，硕士阶段，先生是如何指导您读书治学的？

葛晓音：陈先生那会儿和我们面谈比较多，因为我们两星期要交一次读书报告。他看完报告以后，会在上面打勾、圈点、加批语。如果写得不好，他就会给你圈出来。或者一个勾、两个勾、三个勾，三个勾就表示特别的赞赏。所以回来你只要看他打了几个勾就可以了，他的评点都非常到位。

在念研究生的三年里，陈先生在一只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，戴着老花眼镜，看完了我四五十万字的读书报告，在我那密密麻麻、不留天地的笔记本上寻找有价值的创见。所以，我这三年积累了好几本读书报告。他每次看完以后，很快就找我们谈，一般是就报告中的问题说他自己的看法，这时我也可以问一些治学的方法。他的谈话我全部都记录下来了，后来集中起来整理了一下，写成一篇文章，在北大的《大学生》刊物发表过。这篇文章出来后很多人看到了。